

论张大千与毕加索绘画中抽象性审美特征的差异

李 舫^a, 韩安荣^b

(成都师范学院 a.教务处; b.美术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从张大千与毕加索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入手,通过二者抽象性审美特征的文化背景、审美心理、创作技法等方面比较了张大千与毕加索绘画在审美范畴上的差异,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挖掘出东西方艺术交融对中国画发展道路的影响与作用,指出绘画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

关键词: 张大千; 毕加索; 绘画; 抽象性审美特征; 差异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8.03.079

中图分类号: J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8)03-0079-04

张大千在中国现代画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毕加索也是西方现代画坛的杰出人物,对比研究这两位顶级艺术大师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可以给当前的艺术家带来诸多启示,并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出东西方艺术交融对中国画发展道路的影响与作用。

一、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

在现代绘画艺术中,抽象概念源于19世纪末,表达了画家们尝试使用全新的方式对美学意识进行追求。虽然这期间一直存在各种议论与批判,但它仍然逐步形成具备一定美学基础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了重要的美术表征语言。抽象概念作为绘画审美特征的出现,意味着对绘画客观物象的解构与重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抽象是指“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本质的属性,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不能具体经验到的,笼统的,空洞的。”^[1]在《西洋绘画史》中对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的解释是“凡是凭作者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从客观自然物象,或是几何学图形中提出其精华,而仅以线条或色彩构成‘美’的画面,便都属于抽象艺术。”^[2]比较于传统的具象写实绘画,抽象绘画严重超出了视觉认知的艺术欣赏习惯,是一门需要专家解释的学问。在这种绘画艺术中,形体、线条、色彩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代表,没有具体的意象。

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中国,秦朝时期就有追求精神表现的“逸品画”,强调画家需要抛弃世俗,调理自身之气,将自我思考与自然合为一体;唐代以后,出现了南北画派,南宗的文人画里常见追求精神至上的抽象表现形式;到了宋代,文人画立足于理学的自然超脱精神,更加注重象外之象;20世纪初,大批中国画家留洋欧洲,努力探索中西方绘画的结合点,一些现代画家将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与西方抽象画点线面元素结合,创作出了具有抽象审美特征的中国绘画。在西方,立体主义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强调的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展示,不拘泥于形体限制,对形体进行重新解构与建构,重视画面即视感;野兽派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是对色彩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创造;随着绘画抽象性审美特征不断发展,二维性

* 收稿日期:2017-11-07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项目“比较美学视域下的中西绘画审美范畴研究”(16Y011);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张大千成功轨迹对当代艺术教育启示”(15SA0149)

作者简介:李 舫(1981—),女,四川眉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韩安荣(1965—),男,四川泸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画、书法。

的平面结构成为人们主要塑造的绘画形式,艺术逐渐向着平面化的方向发展;而早期表现主义更是将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推到了一个极端,通过对现实扭曲和抽象化的方式宣泄内心主观感情和自我感受。东西方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活力。

二、张大千与毕加索绘画抽象性审美特征的差异

张大千的泼墨泼彩绘画艺术通过大量泼墨泼彩形成的非明确叙述的大写意块面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抽象性,具有抽象性的审美特征;而毕加索的绘画作品追求通过解构与重构突出画面的二维平面性,同样也具有抽象性的审美特征。但张大千和毕加索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之间又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产生抽象性审美特征的文化背景不同

张大千作为现代中国绘画大师,深谙中国传统美学之道。他的抽象山水是真正传统的现代阐释,是真正具有现代抽象审美特征的的传统中国画。这种山水画抽象审美特征的形成和张大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张大千在学习绘画之初,首先临摹学习了石涛的画作,打定了根基,后又临摹学习了赵孟頫、李公麟、董源、巨然等人的作品,尤其钻研了六朝、隋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张大千深受石涛的影响,石涛虽是和尚,却是道家思想的传承人,《石涛话语录》中记载:“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3]。这种抽象的思维模式给了张大千很大的启示,他晚年的泼墨泼彩山水画,无论是笔墨线条还是色彩图式都表现出心象与自然造境的天人合一,达到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山水画之道境。同时,张大千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深受敦煌壁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重视色彩的表现,张大千在临摹期间,大量使用矿物质颜料,练就了得心应手的使用石青、石绿的绘画技艺,为他后来的泼墨泼彩画式的抽象绘画积累了勾勒填色、水墨烘染等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

毕加索从小经常被父亲带到美术馆接受熏陶,他的父亲热衷于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绘画创作,毕加索在潜移默化中受益匪浅,任何对象都可以被他创作成艺术品。作为西班牙人的毕加索,深受西班牙文化的影响,西班牙勇于挑战的斗牛精神使毕加索具有了勇于挑战传统审美观念的气度。1895年,毕加索迁居巴塞罗那,当时的巴塞罗那弥漫着一种叛逆思维,各种新文化思潮盛行,如象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等,这些思潮都深深影响着毕加索。1904年,毕加索定居巴黎,巴黎的狂热与激情,激起了毕加索的创作欲望,资本主义的盛行,社会与自然的异化,导致了人思维的异化,在这种社会现实中,毕加索以绘画的形式将当时社会的“异化”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像他本人说的“我永远是为我的时代而画”,^[4]在他的画中,对客体世界的传统审美特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反传统、反和谐的抽象性审美特征。

(二)形成抽象性审美特征的审美心理不同

创作源于内心情感的表达,张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也真实地反映出了他的内心世界。内在的心性、修养是张大千泼墨泼彩山水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内在的心性、修养指画家的品德与学识,这包括了画家的性情胸襟、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等等。张大千热爱生命,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有着强烈的情感,享受人生的各种经历,并不断师法古人,充实自己的绘画技能与学识,他一直保持着一种轻松、洒脱的心理状态,因此他的画作也呈现出一种飘逸脱俗的审美意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同时,张大千在文学方面有着很高的修养,他的每幅作品都要题款,诗画相融,相得益彰。正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的作品才能摆脱俗气,洗涤浮气,去除匠气,升华出雅俗共赏的审美意境。张大千“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自在的思想追求”使他的生活极富艺术色彩,才能达到“神与物游”的状态,而后“涤除玄鉴”“迁想妙得”“因心造境”,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

20世纪,西方盛行非理性主义思潮,尼采推崇酒神与日神精神相结合的希腊悲剧精神,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抨击理性主义。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期就开始阅读尼采的非理性主义著作。西方美学史认为,“日神的醉首先使眼睛激动,于是眼睛获得了幻觉能力……在酒神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5]。日神精神以克制、平静的心态,把个体化的表象幻象化,是精神世界的外在展现,而酒神状态就是一种原始冲动汹涌澎湃达到极点的自弃,是情绪在最高点的激发和释放,其中交织着狂喜与痛苦,它的特点就是醉。尼

采的酒神与日神精神相结合的理论在毕加索内心融合,并与毕加索的创作激情交织在一起,使毕加索能随心所欲的运用日神精神解构空间、建构空间,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狂放、冲动、放纵、恐惧、愤怒等多种酒神情绪,摆脱了传统审美特征的束缚,以纯粹的自发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在绘画作品中表现出具有抽象性审美特征的赤裸裸的潜意识。

(三)表现抽象性审美特征的创作技法不同

张大千泼墨泼彩绘画在创作初期受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启示。张大千1956年从欧洲归国后,改变了以往先勾勒再填色的作画步骤,而是跟随自己意念的兴发,将墨汁随意泼洒在熟纸或绢上,再根据墨汁在纸上自然形成的主体轮廓和基本结构,用笔引导墨汁自然晕染,形成大面积的抽象墨块。后来又在墨块的基础上泼之色彩,用整块泼彩来确定画面的整体色调,让墨块与色彩在自然流淌中冲撞出绚丽的图案,接着依形造势,勾勒出山的外部轮廓与走势,然后在留白处点画人物,添加屋舍、林木,用工笔技法渲染云雾,工笔与写意技法的结合,使得这种具有抽象审美特征的中国画更具有意味与想象性,形成了虚实相生、粗细相间的强烈视觉对比。此外,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画还擅于借助“水”的妙用,运用浓、淡、干、湿等多种变化营造出丰富又具有意蕴的绘画层次。

毕加索以立体派特有的创作手法呈现出具有叛逆精神和解构意味的多重抽象性审美特征。他放弃了一个透视点进行绘画创作的传统方法,从多个角度去观察绘画对象,把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看到的物体形象重新解构并重构入画,用二维空间的直线、曲线构成的块面取代了三维空间的明暗和光影变化,把三维立体空间的画面归纳成二维平面空间的画面,超出了时空限制,表现出一种“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毕加索通过对客观物体结构的解剖,运用主观理念,将绘画创作构思中的空间性、时间性和画面的静止性、抽象性连接起来,打乱了再现性的全部原理,抛弃了写实因素,形成了他绘画独有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三、张大千和毕加索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对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影响

张大千和毕加索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都表现了对人精神世界的感知,他们主张通过自己的绘画作品充分的宣泄自己的精神意识,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二人的绘画都突破和创新了传统画法,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外部自然形象被弱化,画面更加具有韵律、崇高和平衡的抽象美感,在理论、形式和环境中都给审美接受者带来了新的感受。二人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同样也给中国画的发展道路带来了重要影响。

(一)张大千泼墨泼彩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对中国画发展的影响

张大千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是通过张大千自我的审美情趣,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发掘并表现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从技法结构上来说,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画打破了传统的水墨写意画和工笔重彩画的界线,把中国画的写意画法和工笔画法融为一体,工写结合,笔触更加概括简练,造型更加符号形式化,画面结构极具整体性、平面性和抽象性。从色彩运用上来说,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从画家情感表达的需要出发,一扫千百年来文人画的消色玄素,极大的张扬了色彩的魅力,从审美心理愉悦的高度注入主观意象,使色彩表达更具情感性与诗意化。张大千独创了新的工写结合的绘画形式,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传统意象的平面性造型方式,开创了中国山水画历史的新局面。

(二)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对中国画发展的影响

毕加索说:“一幅好画应该有刀刃般的锋利。”^[6]毕加索的绘画作品通过解构与建构的方式,超越了现实的造型主义,展现了他深邃的心灵,通过体察万物的本质,透露出满满的生命能量,这种理想化的绘画形式改变了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进程,如同锋利的刀刃般对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画同样也有锋利的刀刃,但它不像毕加索的绘画那样给人以致命的震撼力,而是在温润如水之中慢慢渗透人心。当今社会,数字媒体的极速发展,给广大受众带来了洪大的信息流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大多数中国画作品很难抓住广大受众因受到频繁刺激而越来越麻木的眼神,对于当代中国画而言,毕加索绘画中的超现实般的抽象性审美特征以及毕加索在艺术创作中的不断探索与创新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与仿效。

四、结语

张大千与毕加索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的产生虽然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审美心理与创作技法,但是二人都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都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都是在继承和吸收传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寻求突破与创新。通过对张大千和毕加索绘画的抽象性审美特征的比较,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与创新,应该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并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艺术作品既要有独创性,又要有民族性。艺术可以没有国界,但艺术不能没有特色。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77.
- [2] 冯作民.西洋绘画史[M].台北: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81:235.
- [3] 潘运告.清人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2.
- [4] 汝信.论两方美学与艺术[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70.
- [5] 汝信.西方美学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01.
- [6] 阿丽娅娜·斯塔诺普勒·霍劳顿.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52.

On Difference of Abstract Aesthetic Features Between Zhang Daqian's and Picasso's Paintings

LI Fang^a, HAN Anrong^b

(a.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 b. School of Fine Arts,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ing with the abstract aesthetic features of Zhang Daqian's and Picasso's paintings,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ang Daqian's and Picasso's paintings in aesthetic category from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the creative techniques. By the comparative study, this article further excavates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blend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points out that painting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to seeking breakthrough and find its own expression of art language.

Key words: Zhang Daqian; Picasso; painting; abstract aesthetic features; difference

(实习编辑:杨晓玲 责任校对:曲 比)